品读江西

泰和的和

□ 刘 华

如今的泰和早酒有名了，它上了《舌尖上的中国》，成为文化。那么，去品文化吧。

泰和的和，是地利人和的和

于晚餐时分走进客满的早酒店。邀月成三人，喝的是冬啤，啤酒加冬酒，三比一调制的泰和鸡尾酒，平淡如君子之交，菜却一个个对得起舌尖，最后上的潮汕米面惊着我了！据说，县城里所有的早餐店都经营这种可煮可炒的小吃，泰和人居然爱吃“锅气十足”的潮汕米面！潮汕喜好究竟如何感染了泰和味蕾？原来，泰和县竟有11万潮汕人！居住泰和的潮汕人占全县总人口的五分之一！

早酒里果然有文化。我在曾经频频造访的土地上，一不小心，吃出一段陌生的历史。抗战期间，大批潮汕难民因日军入侵、因饥荒，而“走日本”“走饥荒”，江西中南部受战乱影响较小，泰和作为江西战时省会，成了潮汕人的主要内迁地。关于泰和，浙江大学地理教授张其昀有一段深情描述：“泰和古西昌地，又名白下，前挹澄江，后引科岭，良畴中拓，豁然平衍，庐舍田园，远近映带，衣冠人物，代不乏人。”这里是物阜年丰、文风兴旺、特异他邑的鱼米之乡。

潮汕难民扶老携幼，一路乞讨，餐风宿露，落脚于这方土地。我从微弱的历史信息中捕捉到这样的叙述，“江西劳力缺乏，荒芜田地极多，谋生沿属容易”，因而活人无数，“所幸泰和一带人民极为善良，少有发生武力冲突事件”。民风淳朴且不排外，耕地较多而土壤肥沃，十分适合种植水稻和经济作物，这些好处通过口口相传，导致更多潮汕人源源不断举家涌入，泰和乡间甚至出现了讲潮汕话、保持潮汕习俗的“广东村”。

战时的泰和敞开了博大而温暖的胸怀。它成立的江西省粤东难民互助社，为难民做了大量工作，比如，协助开垦荒地、介绍职业、协助难民丧葬事项、调解难民的各种纠纷、协助官方组织开展救济工作等等。虽然，这段往事几乎被花香和林涛所淹没，但我的泰和朋友尚记得，幼时他吃的蔬菜是广东人种的，甘蓝包是广东人引进的，他身边的一些广东邻居于新中国成立后曾回迁潮汕，不久复又折返父辈找到并建成的新家园；而移民后代则心知，潮汕人最终能在这里扎根并开枝散叶，得益于江西开放包容的文化。

当年的潮汕移民已经成为泰和人。还是通过舌尖来感受两地文化的交融吧。泰和酸萝卜，曾是城里女性喜好的点心。我每每乘班车途经马市，总是忍不住借加油的机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去买酸萝卜，为的是让妻子带给同事好友分享。想不到吧，传承酸萝卜传统制作工艺的佼佼者竟是潮汕移民后代，人称“秋婆婆”，“秋婆婆”也是泰和酸萝卜的响亮品牌，酸酸甜甜的，正宗的泰和味道，家乡味道！

泰和的和，是和衷共济的和

泰和，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西迁的二迁校址。步入展示这段历史的陈列馆前厅，映入眼帘的便是时任校长、我国著名地理气象学家竺可桢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：“不求地位之高，不谋报酬之厚，不惮地方的遥远和困苦，凡是吾人分内所应该做的事就得去做。”这段语录下方摆有简洁的装置，一张小小的课桌。

彼时，偌大的中国，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！于是，为了保存文脉，怀揣“教育救国，科学兴邦”的理想，竺可桢率领浙大师生踏上史无前例的西迁之路。

来到泰和办学，缘起于竺可桢与美国哈佛大学之学弟的“一饭之缘”。我从史料里寻章摘句，以感受竺可桢当时的用心着意，“不得不思考本校二、三、四年级校址问题”“终因绍兴离战区太近而放弃”，然而，浙大迁至建德不久，“他担心师生的安全”，遂派人前往吉安寻觅新址，他赶赴吉安多地考察，皆因种种不如意，“只得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泰和的趣园”。顶着凛冽寒风，他再次亲自去考察。泰和不仅安排专人在考察地点等候，更在陪同途中详尽介绍地方风物与现状，比如，称此地出产酱油、纸、粮食、蔗糖，全县人口19万，田赋9万元，钨矿税3万元，河东一带迄今尚极荒凉，有田无人耕，等等。有关方面热情引领竺可桢一行到访上田及附近五个萧姓村落，竺可桢对上田极为满意：“萧百万（趣园）屋宇最为宽敞，亦最为空阔，计有九幢（含祠堂），距马路及赣江仅里许。交通便利，物产丰饶，兼有屋宇。”之后，他连夜赶往南昌，辗转拜访在餐桌上认识且为泰和萧氏子弟的哈佛学弟，恳请他联系族亲协助浙大借屋，学弟毫不犹豫，豪爽应允。

张其昀先生写道：“上田村，著姓萧氏之居也，有大原书院与趣园遐观楼，负山襟江，真趣洋溢，中涵池塘，可资灌溉，俯仰之间，轩豁明秀，殆清淑之所萃也。”得到江西批准同意后，竺可桢立即安排修缮上田的趣园及周边房舍，同时组织全校师生冒着日军轰炸的危险，水路并进。上田成为浙大新校址后，“于青原白鹭之外，别开胜境。怀文山之母邦，溯赣浙之学统，凡抗战与求学，抗战与民生等要义，前贤垂教，至为深切而著明，吾侪学子，慨然有继往来此之意，当知所以兴起”。学生们黎明即起，于朝阳之下，漫山遍野间，孜孜不倦，白天时光不足，便挑灯夜读，三更灯火下，仍埋头读书。尽管时局纷乱急迫，浙大的小环境却井然有序，这在当时的国内各大学中实属罕见。在泰和，浙大送走了西迁征程中的首届毕业生，孕育了沿用至今的校歌、校训，同时心怀家国，支援抗战，服务地方，与地方携手创设澄江学校，为安置难民并推动生产自救，与地方利用沙村荒地合办示范垦殖场，由地方出资出力、浙大负责全部技术工作修筑了防洪大堤，浙大投入资金加固并扩建了码头，大堤和码头分别被百姓誉为“浙大防洪堤”和“浙大码头”。听说，当年在泰和毕业的20位农学院学生因无家可归，寄居学校，他们相约狮石岭种树，营林一百多亩，成了“浙大纪念林”。

我看到一张《抗战时期泰和中等以上学校沿革示意图》，又一次被惊着了。除了浙大，国立中正大学、国立中正医学院、国立幼稚师范学校等不少学校都被泰和慷慨接纳，一时间，泰和真个是一城灯火处、半城读书声！

泰和的和，是和睦相处的和

不知是因为那澄江如练、沃野千顷诱人驻足，还是那山水形胜、风光旖旎令人留连，紧临牛吼江的爵誉村竟住着周、康、张、肖、胡等十几个姓氏的近五百户人家。

“爵拜靖江溯当年相国勋高门第与武山并峙，誉隆长史缅先代联辉望重家声同槎水争流”“武姥高插云祥钟灵秀，槎江环涌翠兆起人文”，宗祠里的楹联，高度概括了爵誉村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上贤才鹊起的风貌。

在这个村庄里，先有朱、皮、蓝姓，后有周、康、张等姓氏，周姓、康姓分别为南唐、北宋迁此开基，已越千年。尽管诸姓混杂，但这并不妨碍人们聚族而居。他们各自的旗帜、各自的依靠，就是属于自己的宗祠，比如周氏宗祠久大堂、康氏宗祠孝德堂、又称相国坊的康氏祠堂宝诰堂、肖氏宗祠复古堂、张氏宗祠敦叙堂等等即是。而村庄的布局，正是以各姓氏宗祠为中心，向四周延伸开去。在我看来，爵誉村是个杂姓混居且聚族而居的典型。

其实，他们真正的依靠是水，是已逾千年的古陂。唐末，天下大乱，后唐天成二年进士、金陵监察御史周矩随儿子和仕吉州刺史的女婿，于公元930年来此开基。为了让闾阎免旱魃之灾，公元937年，他不惜以自己的俸禄余资创筑了重大水利工程——槎滩、碉石二陂。横遏江水的古陂，设在河床坚硬、水流缓慢处，以免遭冲毁，开渠36条，灌溉泰吉两县四乡1.5万余亩良田，并在陂上设置大小泓口保证航运通畅。

此二陂被誉为江南的“都江堰”，槎滩陂于2016年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。虽历经一千多年，至今仍造福于民，得益于周矩的目光长远。水陂建成后，周矩父子买山购地以其出产作为维修之资；其后代念先祖创筑槎滩、碉石二陂之艰难，而守成之不易，将周矩父子所置山地、田、塘交由诸有业者经理，供修陂之需，以图永久。宋元祐四年撰刻的《槎滩碉石二陂山田记》立下规定，槎滩、碉石二陂为公陂，不得专利周氏，并成立了由陂长负责、各有业大户轮流执政制的管理机构，使得水陂一直造福百姓。如今，那块石碑就嵌在周氏宗祠久大堂前厅的墙上。

我在半山腰处鸟瞰水陂，内心不禁波澜横生。在这里，一座体现了古人智慧的科学的水利工程，并没有给我什么风水的说法，但是，在我眼里，这是惠泽四乡、惠泽人心的大风水。那36条水渠是周边村庄共同的来龙，那源源不断的活水给千家万户带去了一样的生气。也许，世世代代受益于它的村庄也是这么想的吧，要不，在杂姓混居的生活环境中，为什么村人无论姓甚名谁，都格外钟情于这片土地？这个原本叫龙源村的村子，为宋仁宗敕赐里名“爵誉”后，村名沿用至今。我看见每座宗祠都对这个名字津津乐道，康氏宗祠大门的楹联称：“公侯伯子男五等列爵，诗书易礼乐百世迁誉。”周氏宗祠内的对联曰：“槎碉惠民德千秋南唐矩公创业，爵崇誉隆馨万代北宋中和承恩。”如此等等。

尽管，林立的宗祠象征着各自宗族的地位和尊严，然而，千百年来爵誉各个姓氏之间却是热心公益，继周矩创筑的槎滩、碉石二陂之后，清乾隆年间由肖、钱两姓筹资修筑的防洪围堤、两层拱桥和三处渡口，也是人们和睦相处的生动见证。所以我说，来自古陂的流水滋润和清洁了人心。这些善举的内心动力，肯定也包括人们对这片土地、这处山水的珍视。

千年来始终被人们精心养护着的古陂，古陂附近那片郁郁葱葱的风水林，以及随渠水蜿蜒而去的林带，用喋喋不休的水声和林涛，诉说着人们的感恩。

泰和的和，是惠风和畅的和

泰和古称西昌，后以“地产嘉禾，和气所生”而更名。所谓“嘉禾”，茁壮之禾，硕大之禾，祥瑞之禾也；所谓“和气”，天地间阴阳交合而成之气也。

参观浙大安排在泰和展出的《农为邦本——“中国历代绘画大系”成果展·农耕文化特展》，我见识了清人蒋廷锡所绘的《嘉禾图》，原来嘉禾可以一枝两穗三穗甚至多达五穗！作为祥瑞之兆的嘉禾，种植并生长在人们的美好想象中。

农历二月十六日。冒雨前往万合镇钟埠村的途中，我忽然想起邻村梅冈的祥瑞之树，梅树。传说梅冈王氏始祖本来居住别处，某日冬游至此，见梅树千株，花蕾绽开，竞芳斗艳，清新幽雅，羡其胜境，遂相居于斯。他对梅花的一往情深，也融入了对祖母梅氏的亲情。故而，虽有梅林自然生成，他仍不满足，几近偏执地带领家人垦荒植树，遍种梅树几百亩，并自号“种梅”，乡邻则戏称其为“种梅野叟”。爱梅之情代代相传，五世祖又自号“梅冈”，“梅冈”亦被定为村名。

赣江边的金滩村则把樟树视为祥瑞之树。金滩朱氏九百年前于此开基，在江边沙丘上植树造林以抵御洪水和风沙，族规中有世代相袭的禁约。如今的麻洲古樟林，以樟树为主，兼有枫、桂等二十多种树，蓊蓊郁郁的一片，达数百亩之多。一些古树已被编号，我曾看到一则写在树干上的禁令：“严禁——乱砍滥伐，挖沙取土，捕鸟挖药，违者罚款。”此禁令是近年立下的，而在祖先制定的族规、祠规中，一定有着更为严厉的警告，否则，古樟林早就该作古了。果然，遵照祖训，直到如今，林中仍有人守护。

对于钟埠，它的祥瑞之物应是龙船了。吉安一带曾有民谚云：富田的灯，罗家的迎，钟埠的船，陂头的伞。钟埠的龙船是用来拖的，古老的拖龙船活动近年才被发掘出来，传说龙船可压死乌龟精，并祈求孽龙发善心保佑村庄风调雨顺、物阜民康。到达第六届拖龙船民俗活动现场，雨似乎大了，我好没来由地断言：等活动开始雨一定停！果不其然，待到坐船官分别坐上龙头龙尾，众多男丁凭借两根缆绳拖着神龙即将出发时，雨真的停了，而且整个上午憋着不下，等到活动结束，实在忍不住才又下起来。

观看拖龙船，自始至终我强烈体验到钟埠人对文天祥的特殊感情。表演的舞台上，主持人深情忆念文天祥：文天祥家乡距此不过十公里水路，他多次前来此地，并应钟埠挚友袁德亨之邀，以状元公身份欣然为重修“三元阁”题词并题诗。后袁德亨为文天祥义军竭赀助饷，率族人从军，他与许多族人一道战死沙场。文天祥被俘押解北上舟经钟埠，情不自禁含泪写下悼诗怀念故人。而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忠义传家的钟埠村有200多位子弟踊跃参加红军。

由一群小学生表演省级“非遗”华盖双狮舞，传说是当地百姓为纪念文天祥而世代传承下来的，孩子们的舞狮煞是可爱，虽有人不时从狮子肚子里掉了出来，仍锲而不舍地满台追赶，直到钻了回去。

最动人的节目当属学生们朗诵《正气歌》和《过零丁洋》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是整齐的童声，但有的清脆，有的正在变声。那一瞬间，我感觉是整个钟埠在朗诵文天祥，整个泰和在朗诵文天祥。

天地间阴阳交合而成的和气，理当包括浩然正气吧？钟埠人把正气种植在孩子们的心里了！

（压题图为泰和县水槎乡风力发电场风光，邓和平摄。）

豫章随笔

天地吾心

□ 李 晃

江右的风，自古是有学问有筋骨的。在赣鄱大地的文化版图上，思想的启蒙与碰撞层出不穷，智慧的行走与传承生生不息。那些高举文明灯盏的贤哲先师，曾以天地万物为经纬，以锦绣山河为乾坤，将真理与生命托付于斯土，照亮人们前行的路。

寻路，我们怀着无比的虔诚与敬仰，走进金溪县陆坊乡陆坊村。这里是南宋著名哲学家、教育家陆九渊的故乡。绍兴九年（1139年），陆九渊出生在金溪陆氏这个被朝廷旌表的“义门”世家。从小他就好学善思、庄敬自持、悟性极高，常常思考有关天地宇宙的大问题。三四岁时，他问父亲“天地何所穷际”，父亲笑而不答，他“遂深思，至忘寝食”。13岁那年，他在古书中读到对“宇宙”的注解“四方上下曰宇，往古来今曰宙”后，顿悟“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，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”。少年陆九渊近观游鱼荡开涟漪，远望云海漫进村庄。徐徐春风，拂过草木山冈，也拂过“百世大儒”的本心。原来天地万物，都在自己心里装着呢！“宇宙便是吾心，吾心即是宇宙。”晨光初醒，心学萌芽，大智慧、大思想从这里启程。

“宋来门第高山斗，代有人文冠古今。”陆九渊就属于冠古今式的人物。他的目光是澄清深邃的，里面藏着真与理。在南宋学派林立、百家争鸣的时代，他上承孔孟、异军突起，开创心学一派，提出了“心即理”“发明本心”“易简工夫”等著名心学命题，激荡着无数优秀学子的神经。他们或追随或研习或传承发扬光大，往往泅渡其间且乐此不疲、引以为傲。

这样永不凋零的文化记忆，常以人们津津乐道的重大事件精彩呈现。淳熙二年（1175年），在中国思想史上发生了著名的朱陆“鹅湖之会”。受理学家吕祖谦的邀请，理学宗师朱熹与心学巨擘陆九渊、陆九龄兄弟前往信州鹅湖寺，就朱氏“理学”与陆氏“心学”展开了一场旷绝古今的思想盛会。江西是幸运的，鹅湖寺也是幸运的。两座遥遥相望的高峰越过云雾、山水与迢迢路途，在八百多年前的那个初夏交锋了。大师之间的辩论坚定而砥砺，朱氏认为陆氏教人太简易，陆氏驳斥朱氏教人太支离。“性即理”与“心即理”的争鸣持续了三天，最终谁也没能说服彼此。其实，“朱子之学”与“陆子心学”更像是两株根系缠绕的古柏，在理学的土壤里开出了不同的花，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“和而不同”的文化内核。如此来看，若以“发明本心”探求宇宙、解释世界，是否就无所不通、立乎其大呢？

从本心出发，就意味着不是说服，更不是征服；而是彼此默默地关注，默默地思索，相互尊重与欣赏。朱陆都是追求真理、胸怀宽广的人，“鹅湖之会”后一直在寻找求同存异、再次切磋的机会。历史转角处，“出道即巅峰”的白鹿洞书院担起了这一重要使命。淳熙六年（1179年），朱熹多方募资重建白鹿洞书院。淳熙八年（1181年），白鹿洞书院刚刚兴复，他便邀请陆九渊前去会讲。陆九渊豪阔率性、慨然应允。他内心早已彻悟，他与朱子一个重“心”、一个重“物”，无论主次、不分伯仲。思想之间的较量，从来都不是置对方于死地，而是把道理摆到台面上，让天下人自己辨析。陆九渊告诫学子们要“切己观省”，进行主观方面“志乎义”“志乎利”的辨析；只有“心乎国、心乎民”，才真正称得上君子。他的讲学，让大家深为触动与感动。朱熹也给予了“恳到明白，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”的赞誉，并请陆九渊将讲义留下，后来刻石竖立在书院作为教规文本。彼时，庐山的月光无比皎洁，两人的影子长一截短一截的，却都挺得笔直。“本心”与“格物”争归争、辩归辩，但大家心里头都装着天下。

天下事依势而行，天下事因人而兴。风雨书声间，庐山白鹿洞书院、长沙岳麓书院、金华丽泽书院已负盛名，这让以祠禄官闲居故里的陆九渊产生了强烈的办学念头。淳熙十四年（1187年），应学生彭世昌的恳请，他携二子一侄偕诸门徒，登上了“陵高而谷邃，林茂而泉清”的贵溪应天山结庐办学。后来，他见应天山形似巨象，便将其改名为象山，并自号“象山翁”，人称“象山先生”，讲学处也改叫象山精舍。象山精舍不建斋舍、不供饮食、不立学规，强调“收拾精神，自作主宰”。先生白衣素履，朝山谷一坐、往石头上一靠，就能马上开讲。他带着众弟子登高崖、观云海、面瀑布、读经训、诵古诗，教人“存心、养心、求放心”，进而“明理、志道、做人”。实际上，象山路途遥远、交通不便。但陆九渊以他的博学卓识吸引了众多学子前往，五年间先后来求见问学者“逾数千人”，造就了“从游之盛，未见有此”“四方学徒大集”的奇观盛景。

象山书院作为“陆王心学”的重要传承地，七易办学之所而初心不改，一如天地万物相依相守、亘古长存；一如先生从未困守书斋，他的“本心”里始终流淌着经世济民的热血。绍熙二年（1191年），陆九渊任荆门军知军。他遵循道义、顺乎人情，筑城墙、兴文教、革弊制、解民忧，尽心竭力践行所学、知行合一，尽显家国天下情怀。绍熙三年腊月（公历1193年1月），先生病逝于任上。其子扶柩归葬于金溪，史载送葬者逾千人。

“学苟知本六经皆注脚，事属分内千圣有同心。”东山岭上，象山先生墓前，石栏是未收拢的书页，松涛是未散尽的余音。陆九渊的学问，从来都未离开过这片土地。他把“心”字刻进骨髓，将“理”字融入血脉，教人守住内心那盏不灭的灯。他从宇宙悟到本心，又把本心还给了宇宙间的每个人。圣贤思想之光，便是把天地间最深刻的道理，用最朴素的话讲给最善良的人听。心学，也从来就不在故纸堆里，从来就不是空中楼阁，而是扎根于土地、生长于践行的智慧，是活着的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。

天地吾心，吾心天地。像鲜活的宣言，像昂扬的路标。更像江右的风，硬朗朗的，吹不散，续千年。

陆九渊雕像 邓兴东摄

井冈山 第2342期
邮箱：cuilan1972@sina.com
电话：0791-86849202